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米 號 捌 第 米

(目 要)

歌謠中的家庭問題
 民歌選錄 (十七首)
 兒歌選錄 (四首)
 公 布
 來 件
 轉 錄

本刊啓事

(一) 本刊現在屬於日刊的附張，每逢星期一
 隨日刊加贈一份，暫不零售。

(二)

本刊歡迎關於歌謠，諺語和民間風俗的論
 文；但是因爲篇幅有限，投稿要簡短精確的才
 好。

(三)

有要「徵集歌謠簡章」的，請直接寫信到
 歌謠研究室，立刻奉上。

研 究

歌謠中的家庭問題

中國的家庭問題是很大的，不是研究
 歌謠的人所能解決得了的；這也不過是供給研

究家庭問題的小小的一點材料。因爲現在有許
 多學者研究家庭問題都到處搜羅世界的名書來
 翻譯或介紹。至于這種著作整個的拿到中國來
 ，是否對症下藥實在是個問題。然而研究中國
 的家庭問題，還得由實行調查民間的家庭狀況
 入手，我們研究歌謠的人，從歌謠中也略略看
 出一點民間的家庭問題來。下邊引的幾首，雖
 不能代表中國全體，却有一部分是如此的。但
 是研究家庭問題的人爲什麼不注意到民間呢，
 或者認爲這種是不屑研究的還是過去的問題了
 呢？

(1) 普通的人對於女性根本上就懷疑，有首
 歌謠很可看出來：

- 養活豬，吃口肉；
 - 養活狗，會看家；
 - 養活貓兒拿耗子；
 - 養活你這丫頭做什麼？
- (2) 夫妻的觀念在極小的時候就萌芽了：

(一)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
 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要媳婦兒幹什麼？
 點燈，說話兒，
 吹燈，作伴兒，
 到明兒早晨，梳小辮兒。

(二)
 小姑娘，作一夢，
 夢見婆婆來下定。
 真金條，裏金條，
 紫花兒褂子，綉花兒襖。

(3) 稍長大一點就不認她是自己家裏的人，
 「是浮心草，在家待幾年。」「三言兩語就把棍
 給人家了！」

(二)
 小鼓兒圓上圓，
 我媽打我真可憐，
 我是我媽浮心草，
 在家待幾年。
 人家地土我掃光，
 人家佛爺我燒香，
 人家媽媽我叫娘。
 一媳婦問她說什麼！
 她說：「鍋開豆兒爛，煮來吃飯。」

(三)
 杜梨兒樹，開白花，
 養活閻女作什麼？

拿起針線磨連扯，
拿起剪子瞎囉搭，
囉搭會了給人家。

(三)

大白豆，做飯甜，
養活閨女不值錢，
三斤豆腐，二兩酒，
送到婆家大門口。

(4)無論父母多麼疼愛和哥哥的親妹子，嫂子總是攔不下。這是姑嫂不和的發端；

紅葫蘆，軋腰兒，
我是爺爺的愛姣兒，
我是哥哥的親妹子，
我是嫂子的氣包兒。
爺爺，爺爺賠什麼？
大箱子大櫃賠姑娘。
奶奶，奶奶賠什麼？
針線筐籠賠姑娘。
嫂子，嫂子賠什麼？
破鑊子，爛繡子，
打發那丫頭嫁漢子！

(5)有句諺語：「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了扁担抱著走。」一點也不錯。不管怎麼樣的

(二)

家庭，什麼樣的丈夫一嫁給他全算認命了：
有個大姐正十七。

過了四年二十一，
尋個丈夫纔十歲，
他比丈夫大十一。
一天井台去打水，
一頭高來一頭低，
不看公婆待我好，
把你推到井裏去。

(二)

竹葉兒落落，
媳媽養活頭一個，
金盆洗，銀盆臥。
長大了，說婆婆，
一說，說到山東克。
十個公，十個婆，
十個小姑管着我。
挑泔水，喂絡絡；
挖取麻菜，喂鴨鵝；
拿梢來，打水去；
梢大，繩兒細，
勒得小手怪疼的。

(三)

酸棗樹，樹葉多，
媳媽養活獨一個。
……
十個公婆管着我。
大姑子管著花鞋不落地，
小姑子管著褲腿不沾泥。
黑夜聽著山水響，

白天看著山水流，
有心要跟山水去，
又怕山水不回頭。

(6)只顧「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要娶妻生子。而把「妻不賢，子不孝。」忘了。這又可以說是，「愛情與孝思」的衝突問題：

(一)

鐵蠶豆，大把兒抓，
娶了媳婦不要媽。
要媽，就娶枚，
要枚，就分家。

(二)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後頭，
把媳婦在背炕頭上。

(7)兒子與父母因為娶了妻子不和睦了，當然媳婦與公公，婆婆也就打起來了：

(一)

豆芽菜，水湖湖，
誰家兒媳婦打公公。
公公拿著拐棍拐，
媳婦拿著嘔頭甩，
甩了公公一臉奶。
叭噠叭噠嘴，好甜奶！

(二)

黃狗，黃狗，你看家，
我到南邊兒採梅花。

一朵梅花沒採了，
 親家太太到我家。
 我家媳婦會捍麵，
 捍到鍋裏團團轉，
 挑在碗裏一條線。
 公一碗，婆一碗，
 小姑兩碗，他兩碗；
 貓兒來了，舔碗，
 狗兒來了，砸了碗；
 婆婆拿著半頭磚，
 公公拿著一條鞭，
 打得媳婦一溜煙。

(8) 作媳婦的不管受公婆怎樣的虐待和姑嫂之間多麼不和氣，只要丈夫好還尤可。誰知他丈夫就沒拿她當人看待，又捶又打都不算事，還討幾個小老婆來：

(一)
 羊巴巴蛋兒，用脚撮，
 你是弟來，我是哥，
 打壹酒兒，咱們倆喝，
 喝醉了，打老婆，
 吹騎兒，打鼓，再娶一個。

(二)
 大娘，二娘猜，
 三娘罵我醜奴才。
 我也不是偷來的，
 我也不是跑來的，
 花紅綠帽要來的。

聽聽奴家的手，
 金珠瑪瑙一大斗。
 聽聽奴家的牙，
 從小兒愛喝果子茶。

(二)
 南頂山上草一棵，
 爲人不說兩老婆；
 說的多光打仗，
 打起仗來鬧呵呵。
 有心待把大的打，
 大的來的年數多；
 有心待把小的打，
 點胭脂，搽粉兒來哄我。
 大的，小的一齊打，
 滿家孩子亂吵嚷，
 大的，小的都不打，
 街坊，鄰居笑話我。

(9) 在婆家氣都受到了，想回娘家看看，和爹媽訴訴委屈，那知道嫂孀子還是不容

(一)
 厚底兒鞋，那兒窄，
 我到娘家走一百。
 哥哥說，炕上坐。
 嫂孀說，炕不熱。
 哥哥說，搬板凳。
 嫂孀說，搬不動。
 哥哥說，搬椅子。
 嫂孀說，沒腿子。

哥哥說，給妹妹點兒錢。
 嫂孀說，還半年。
 哥哥說，給妹妹點兒米。
 嫂孀說，還不起。
 我也不吃你們的飯，
 我也不喝你們的酒，
 聽聽親娘我就走。
 出門遇見個大黃狗，
 撕了我的裙，
 咬了我的手，
 忍心的哥哥，
 出來打打狗。

(二)
 蒲龍車，大馬拉，
 嘩啦，嘩啦，到娘家。
 爹出來，抱包袱；
 娘出來，抱娃娃，
 哥哥出來抱匣子，
 嫂孀出來一扭扭，
 「嫂孀，嫂孀你別扭，
 當天來，當天走，
 不吃你飯，不喝你酒。」

(三)
 小白菜兒，地裏黃，
 奴打燒餅看親娘。
 親娘說，來了我的親闺女。
 爹說，來了我的一枝花。
 哥哥說，來了我的小妹妹。

嫂子說，來了我的這塊氣。

哥哥說，打點兒酒。

嫂子說，錢沒有。

哥哥說，買點兒肉。

嫂子說，錢不夠。

姑娘開聽套上車馬往南走；

爹娘送到大門口；

嫂子送到鍋台角；

哥哥送到十里莊；

十里莊，寫文章；

寫咱爹，寫咱娘，

寫咱嫂子不賢良，

有咱爹，有咱娘，

這條道兒走的長，

沒咱爹，沒咱娘，

這條道兒苦斷了腸。

(10) 婆家不容，娘家不管，仍是念念不忘的

想娘家，看見婆家的一草一木，都疑心是娘家的。

稍信帶信的叫娘家來人，始終無望了，只

有一死了之：

(一)

樹梢兒，樹梢兒白，

我這兒受罪誰知道！

一更鼓裏懷：

油光的臉蛋兒洗不白，

誰給爹娘帶個信兒，

多多帶點兒梳頭油來。

二更鼓裏懷：

漆黑的頭髮通不開；

誰給爹娘帶個信兒，

多多帶點兒梳頭油來。

三更鼓裏懷：

繡紅的棉襖敞着懷，

誰給爹娘帶個信兒，

多多帶點兒鈕扣兒來。

四更鼓裏懷：

三寸金蓮兒一順兒歪；

誰給爹娘帶個信兒，

多多帶點兒鞋帶兒來。

五更鼓裏懷：

桑樹底下挂靈牌，

誰給爹娘帶個信兒，

多多帶點兒紙錢兒來。

(二)

削竹棍兒，打桑葢兒，

十五歲，做媳婦兒。

公也打，婆也罵，

跳到河裏死了吧。

撈上來，水漬漬，

娘家知道也不依。

公公跪到靈頭裏；

女婿跪在靈後頭，

哭一聲：「我的夫，我的妻，

刷鍋碗洗是你的。」

(11) 臨完了，臨完了，還留下一筆冤孽債沒

有還清：

小白菜，地裏黃，

三歲兩歲離了娘。

好好跟着爹爹過，

又怕爹爹娶後娘。

娶了後娘三年整，

養了個弟弟比我強。

他吃飯，我泡湯，

哭哭啼啼想親娘。

民歌選錄

△奉天▽

車轆轆菜，並角開！

大娘喝酒，二娘篩，

三娘過來打奴才。

奴才不是白來的；

花紅小橋取來的；

四兩金，四兩銀，

四個鼓鑼把大門，

開開匣，花針扎，

開開櫃，紅綾被，

開開箱，小靴子，小鞋一百雙。

(通行奉天)

貨郎哥

貨郎哥，你聽見：

(吳振鐸)

(空前)

不買你針，不買你線，
單買你十雙小鞋面。
公兩雙，婆兩雙，
丈夫兩雙，奴兩雙，
剩下兩雙壓櫃箱。

(全上)

一顆樹

一顆樹，八個丁，
養活兒子會當家，
養活女孩會扎花。

大女孩扎個蓮花瓣，
二女孩扎朵牡丹花，
三女孩不會扎。

「淋」起棉花紡了一行八，
爹也訪，媽也訪。

公公聽著過大禮，
婆婆聽著就要娶。

十二個豬，十二個羊，
十二個駱駝拜天堂。

紅臉蛋，紅嘴唇，
張家姑娘李家人。

(通行瀋陽)

清晨起

清晨起，冷呵呵，
挽起袖子就刷鍋。

大鍋刷個明細淨，
小鍋刷個亮堂堂。

叫聲小姑子湊把火，

(高達泰)

我到上房問公婆。
頭一句，沒作聲，
二二句，生氣了。
今天有我你問我，
明天無我你靠何？
鼓靠鼓，鑼靠鑼，
新娶媳婦靠公婆。
二龍取水靠天河。

(全上)

△山西▽

天吓天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大家都吃山藥蛋，
每餐分得大半邊，
大家餓死喪黃泉。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大家都住山洞內，
毫無門柵也無椽，
豺狼虎豹深夜來，
大家一死喪黃泉。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大家都穿老羊皮，
一張被兒八人眠，

(鄂鴻業)

天吓天，尙嵐實可憐！

(通行尙嵐)

牛蹄蹄

牛蹄蹄，兩瓣瓣，
後婚婆子兩漢漢，
你哭你的婆子，
我哭我的漢。

我哭我的漢。

(通行靜樂)

紡織娘

黃河南，十里香，
西山出了紡織娘，
一兩歲，不離娘，
晝夜食奶哭汪汪，
十三四歲進繅房，
為學針工日夜忙。

十五六歲長大了，
各樣花草學繅好。

(通行嵐縣)

葫蘆花

葫蘆花，炒豆芽，
小姑子送飯好莊稼，
大哥哥，二哥哥，一齊來，
三人圍坐談閒話。

咱爹娘，瞎眼睛，
把我許在莊戶家；
土穴窩，破柴門，
院內豬糞堆幾堆；

院內豬糞堆幾堆；

院內豬糞堆幾堆；

院內豬糞堆幾堆；

(全前)

(全前)

(全前)

房無瓦，地無磚，
階下坑窩跌死人；
鍋中土，碗中灰，
一掃就能掃半斤；
吃粗飯，作重活，
家庭好比鬼閻羅。

(全上)

雙核桃

雙雙核桃雙雙棗，
雙雙兒女來的早。
白女兒，黑小兒，
跟上娘娘一股兒。
站下一坨洞，
坐下一板凳。

(通行興縣)

雞叫明

雞叫明，打早起，
我上南山借草雞。
上山的時候，
桃花，杏花開的白騰騰。
下山的時候，
桃實，杏實熟的綿團團。
我還有心換的吃兩顆，
恐怕嚴翁，嚴婆等草雞。

(全上)

冬來了

冬來了，天冷了，
身上無衣凍不了。

(全前)

(全前)

(全前)

肚裡無食受不了。
有錢的：
吃好的，喝好的，
身上穿的狐皮襖，
還要說不好，
像我窮苦人，
對此怎樣好。

(通行太原)

推煤漢

推煤漢，真難幹，
雞兒叫，搭上絆。
稀粥喝了兩碗半，
窩窩隨了兩個半。
推到半山上，
凍的直打戰。
裝上炭，賣到有錢家，
賺了二百大，
買了小米一升半。
我吃了飯；
婆姨娃娃還莫有飯，
你看這難幹不難幹？

(全前)

(全上)

做草紙

做草紙，真個苦，
一年到頭莫有閒工夫。
春，夏，秋，還猶可，
到了數九天，
跳在水裏頭，

(全前)

凍的我冷颼颼，
沒奈何，只為賺錢，
養我的家和口。

(全上)

死了男兒

死了男兒別怨天，
十字路口有萬千。
東來的，西去的。
挑他個知心合意的。

(全前)

(通行襄陵)

線把兒線

線把兒線，線糊塗，
騎上個毛驢兒喚媳婦。
鞭子掛到大門上，
驢兒添到南槽上，
姊夫，姊夫，你坐著，
我與你燒茶籠饅饅，
我也不吃，我也不喝，
交你姊姊拾柴上，
咱屋裡，唱戲哩。
唱的什麼戲？
唱的梆子鐺兒爛談戲，
下了台子就放屁。

(全前)

(全上)

兒歌選錄

△山西▽

獅獅帽

(郭鴻業)

獅獅頭，

虎虎枕，

我孩兒大了打頭陣，

殺了錢子不抵命。

(通行靜樂)

嬌兒嬌

嬌兒嬌，年到了，

穿新襖，戴新帽，

吃白饅饅，賺挖桃。

(通行襄陵)

一背背

一背背，兩背背，

背的老娘家走一回。

老娘問你幾歲了？

和咱的綿羊同歲的。

咱的綿羊在那裏？

廟兒後頭吃草哩。

甚草，青草。

吃的肚裏飽飽。

(通行太原)

鴉雀噴

鴉雀噴，水蓮花，

媒人來，請坐下。

先點香，後斟茶，

我家女兒頂不下大莊稼。

早些睡，早些起，

梳的頭，光油油，

絞的足兒緊纏纏，

通開馬煉火，

(全前)

(全前)

(全前)

坐上獅子鍋，

橋上咱的金瓢水，

下上咱的珍珠米。

(全上)

公 布

(1)

蒙吳又陵先生指示說，在成都通覽上載有

許多四川的童謠。並允代為搜尋此書。

(2)

蒙蘇仰如先生寄來福建歌謠二則，極為歡

迎，他並說還給搜集。

(3)

關於福建歌謠的書承周作人先生賜借日本

平澤平七的臺灣的歌謠一冊，我們預備選出幾

首登出，以為提倡。

(4)

會員王文燦先生說，有百餘首直隸歌謠也

不久的陸續寄來。

(5)

會員楊世清先生介紹山西焦士亨先生入會

(6)

鄧鴻業先生寄來山西歌謠六十三則，並說

肯替本會幫忙，我們很感謝，並歡迎入會。

(7)

范心如先生允代為搜集甘肅的歌謠，我們

也很盼望他有極好的成績。

來 件

一月二十九日

收到胡叔農江西歌謠二則

收到趙寄萍貴州歌謠九則

三十日

收到陳炳華京兆歌謠六則

收到張奮丞浙江歌謠一則

三十一日

收到俞鏡雲輝江蘇歌謠十二則

收到劉紹白直隸歌謠三則

二月一日

收到陳東原安徽歌謠七則

收到鄧鴻業山西歌謠一冊

七日

收到劉真如江蘇歌謠二十則

收到黨家斌江西江蘇歌謠五則

八日

收到蘇仰如湖南福建歌謠四則

收到傅增濤直隸歌謠六則

十四日

收到金毓良河南歌謠三則

收到陳茂林湖南歌謠一則

十五日

收到尹文英雲南歌謠一則

收到張餘德湖南醴陵歌謠一則

二十七日

收到孔襄我直隸沙河歌謠八則

收到熊宴秋辰綏歌謠八則

二十八日

收到何植三浙江諸暨歌謠三則

收到陳質文福建歌謠四則

收到蘇仰如湖南歌謠一則

三月二日

轉錄

歌謠討論

(晨報)

魏建功先生給我的信

今日刊上，一封討論歌謠的信，我很懷疑，本想商之沈先生的，就和先生談談罷。

沈先生說：「我們現在研究歌謠裏的方言，就有俗字的說，不是要考他的古字『本字』或『正字』究竟是什麼；是要考他的意義究竟是怎樣。仔細說起來，就是不應該以形體為惟一目的，還像新方言那樣每語必求他的古字，應該以意義為惟一目的本著聲韻變遷的定律，去推尋其意義的範圍，意義弄得很清楚了，就算本事已盡；正不必拿和現在說話不相符合的古字來替代俗字。」我以為言語的變遷是一定有個頭緒的。要整理今言的頭緒，自然要考究出他的古字來，再找出他變成今言的線索。因為古字是我們祖宗的語言。我們受的遺傳很多，不得不去研究古字。古字不必泥用以代『俗』字。古字的聲音若和今音相同，不妨用他。假如所謂『俗字』還不會通俗，連本地採集的人都不知道他是通俗的，我們就必須找出一個正確的字來替他了。例如哭七七的『担』字是『膽』字。用『担』字固未為不可。但是吳語『担』字是否通俗字，這也是一個問題。沈先生說：『何必妄生分別，定要用那不通俗的『膽』字替代那通俗的『担』字』先生是吳人，一見此『

担』字就不知作何寫法，足見不能通俗了，那麼，『担』字必係未經通俗的字了。這種未經通俗的字，我們能找出一個古字和他的音恰同而意又合，何以是『妄生分別』呢？我以為『担』『膽』雖同音。而『担』字毫無『拂拭的意思』的證據，自然以『膽』為宜。不然，我們何必審定呢？況且這些歌謠多本是有通俗的寫本；都是流傳於口述的，我們徵集的人，怎麼能不考訂一下再寫下來呢？我敢說：沈先生所謂通俗的字現在還沒有呢，『担』字不盡然是『依聲托事』。

沈先生又說：『至於歌謠中遇着有音無字的方言，且不必管他應該怎樣寫法，只要拿注音符號來表出他的聲音，就得。』我以為今音無字而有音的，就是言語的變遷。這種非可以注音符號了了事，更不可『且不必管他應該怎樣寫法』。例如，我說的吳音和滬音的『哈』字是『什麼』之拼音，北京之『不用』讀如『崩上聲』；吾鄉之『罷』字是『不要』之拼音。我們自應在這地方多注意，多研究，然後中國音語變遷大概也許有點頭緒。所以沈先生也說了的：『倘是考出來的本子的聲音，恰好與今語相合，那也何妨拿來應用……』

沈先生說：『再原歌中所用的『黃房』，倘『黃房』之與『惶仿』，功用略無差別，不能說他是錯誤的。』『黃房』若是一見了然，何得發生疑問呢？若是改了『惶仿』，人家一見就懂，我們有什麼不能改呢？功用固無差別

，習慣上了解不能了解却是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寫成一個『恍惚』，依聲的關係和『黃房』不也相近嗎？（因為『灰』之聲與『弗』之聲，今人多相混的，如英文中『grey』，多少人讀如『gray』。但是我們因『惶仿』的意思是形容茫無所措的；『恍惚』却是形容顛倒的。『黃泉路上』斷不會步『恍惚』的，所以就審定了是『惶仿』。而且這類的歌，我們可以斷定是經過一位文人做出來的，不過原本已失，沿傳變成『黃房』了。我們研究言語學，對於這種變遷怎麼不要『遇事深求』呢？我們要審定的就是這些。但是不必如從前研究小學的人說；某字俗訛，非應派寫成某古字不可。例如『哈』字我們就不必說要寫成『什麼』。然而我們可以把他註解出來給大家知道知道。

沈先生主張分民謠為兩類。我說：『自然與『假作』很難分別。有許多歌謠是假作的，但是沿傳已久就像自然的了，我們怎麼辦，男孤孀我們還可以斷定是假作的。有些兒歌是有意造的，（習俗相傳這類的很多。）但是很像『天籟』，我們那兒分得出。我以為只有以『兒歌』，『童謠』，『山歌』，『情歌』，『漁歌』，『秧歌』，……這麼分好。戲牌，十勸郎，自是情歌之類。

我是一個少年不識事理的人，見了沈先生這一篇大信，不覺亂說了一頓！愚見先生以為何如？而且我以為在『漢字』的主張未實現以前時，無論什麼『字』，『句』，我們都要根據現時社會上言語，意思來解釋，尋找這些方言的來源，審定出一個原文來。而現行的與原文相通，或相同的；我們自應用新的，去舊的，促進言語的進化。照沈先生那樣一說，我們要審定真不容易下手呀！

魏建功 九，十二，二十。